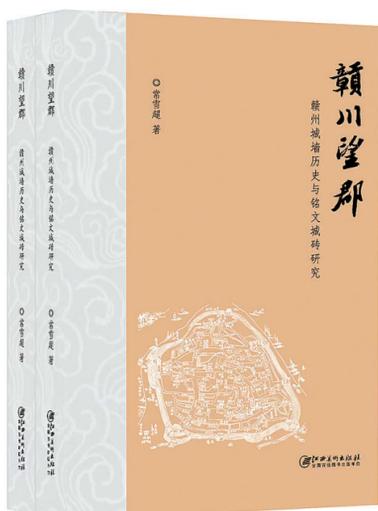


# 素处以默，妙机其微

## 《赣川望郡——赣州城墙历史与铭文城砖研究》读后所感



常雪超 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赣州之守与死者，皆三百年来国家元气之所在！”这是黄宗羲在《章贡失事》一文中发出的慨叹，那一年是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十月，赣州城破，时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杨廷麟城西投水而逝；兵部尚书万元吉在发出“一城人，吾杀之矣”悲愤之言后，中横赴贡水，没于波涛；吏部右侍郎郭维经于城内嵯峨寺自焚而亡，余自戕血染忠义而亡者不计其数。每每回首这段历史，内心之波澜起伏，久久不息。而这一段历史，则永远地铭刻在赣州城墙之上。风雨摇曳的傍晚，漫步在城墙之上，远远望向储君山方向，仿佛檐檐竞发，溯流而上。城墙之上汇聚的雨水漫过青苔，那青苔上模印的文字依稀可辨，细细读来，已然可以知晓其中的含义与年代，这一眼，恍然隔世，这一叹，兀然千年。

对于赣州城墙的认识，近来随着通读常雪超新近出版的《赣川望郡——赣州城墙历史与铭文城砖研究》一书而愈发深刻，虽然多年来时常于闲暇时漫步于城墙之上，虽然也明白赣州千年宋城历史的重要一笔正源自这古老的城垣，虽然知道这城墙值得称道的是上面数不清的铭文城砖，虽然，当然还有很多理所应当的虽然，但是却并没有去探究城墙中所蕴含的更为深刻的所在。幸好，有一位有心人用了六年时间来专注研究赣州城墙，写出了一本饱含深情的著作，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常雪超所著《赣川望郡》一书，让我原来所有理所当然的开始变得深刻起来。

作者六年来潜心于赣州城墙的研究，可谓心无旁骛，当读到作者自序中的文字“行走于荆榛野莽之间，甘苦自知”，我想，作为一个学人来说，作者的初心是澄澈无比的，因为具有深情，才能铸就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对于研究者来说，走出室内，走向田野，由衷的热情与热爱是这份事业成功的前提，而《赣川望郡》一书恰如其分地展示了作者的初心与坚守，这份情怀是值得尊敬与推崇的，当所有的研究都能下沉到一线，我相信，那必然是一个学术齐放与繁盛的时代。“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是中国革命领导者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呐喊，在赣南这片土地上，于是有了“寻乌调查”“长冈调查”，为后来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当今之中国，习近平书记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推及学术研究领域，已然可以成为学人的座右铭，我想，常雪超老师是深谙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的，不然，《赣川望郡》这本书也就不可能面世了。

全书以赣州城墙为主要研究对象，时间脉络绵延长达2200年之久，分九章计30余万字，可谓洋洋大观，较为全面地阐述了赣州城墙的悠久历史，同时对赣州城墙的营建制度、城墙设施、铭文城砖等作出了相应阐发，使得赣州城墙的面貌愈加立体，应该说，《赣川望郡》一书的面世对于赣州而言意义重大。

首先，《赣川望郡》一书使得赣州城墙有了自己独立的传记。长期以来，对于赣州城墙的研究都是零散的、碎片化的，能够见到的相应学术研究多为文章，而大部分文章又陈陈相因，并无新意，给人以老气横秋的感觉。随着《赣川望郡》一书的出现，赣州城墙的历史轮廓第一次变得立体清晰起来，可以说，作者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结合个人实地调研与静心寻绎，以个人之力为城墙立传记，其善莫大焉。赣州城墙传记的面世，必然增加赣州城墙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放眼全国，自称“江南宋城”的名城不少，然大多有城名而无城实。赣州同样也是“江南宋城”，因受制于种种因素，其影响力与知名度与同称宋城的江南城市小了许多，若以偏概全使用词句来说，赣州是有城实而无城名。然而，这一问题随着《赣川望郡》一书的出版得到破解，赣州“江南宋城”的称号可谓实至名归，前有赣州城墙岿然之屹立，后有《赣川望郡》一书传记之阐发，赣州“江南宋城”之历史厚重与沧桑唾手可得，如此说来，《赣川望郡》一书的出版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其次，作者对于赣州城墙的总体历史观把控较为到位，仅以赣州城墙的营建历史而言，作者提出“赣州城墙自子城筑基为第一阶段，为创始之功。唐防御使卢光稠扩城改基，为定鼎之功。自有两宋，砖砌石筑，为中兴之功。明设虔镇，恢弘其制，为再造之功。清承其旧，损益为之，为守成之功……”对于不同历史阶段赣州城墙营造的规划、规模与历史定位，能够做到较为中肯的评断。又如对于明代赣州城墙的修造，作者划分出“两类三阶段”之说，“两类”是指维修与改制，“三个阶段”划分为太祖洪武至代宗景泰间、宪宗成化至世宗嘉靖间、穆宗隆庆至思宗崇祯间，分别以维修、鼎建、改制为主要时代特征。同时，进一步厘清明代前后不同的城墙修建方式，划分“官修”“军修”以及“散修”的阶段特色，事无巨细，皆能措置得当，是作者在总体历史观架构下的拓展生发，而这种叙述方式，使得读者能够站在历史潮头之上对过往进行仔细的审视，这是难能可贵的。

与此同时，作者并不仅仅局限于宏观视角的把控，而是力所能及地将研究视线拉回到城墙本体内部，上至城墙整体结构的采用，下至砖石文字乃至灰浆木构制造运输的“边角料”取舍，都能够滴露研珠，灿然可观。如作者对于赣州城墙铭文城砖的考证研究分外精彩，或许大部分读者都会对八境台段城墙之上的“会藏”“会暑”铭文城砖产生兴趣，奈何无法解释其内涵，只能一笑置之，然而，作者能够以广博的视野去笈括研究资料，加以条分缕析，得出结论，而有关“会藏”“会暑”铭文城砖的内涵，仅仅通过《千字文》与会昌县《眷契簿》的对比，便得出此类铭文城砖属于宋代会昌县烧造的铭文城砖，“藏”“暑”为《千字文》中“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标定序号用以识别所书，可谓巧思之至。再如“虔州安远县城砖县令黄子山监造”铭文城砖，通过作者的考证，黄子山攀附秦桧，构陷忠良，最终被贬虔州安远，可谓史笔昭彰，警醒后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书中对于赣州城墙小微细节的论述也格外精彩，读后令人拍案叫绝，如释重负，这应该说是作者的功之处，也是全书的精彩所在。

当然，书中尚有其他篇章的精彩论述，诸如赣州城墙铭文城砖书法艺术、篆刻艺术的赏析，衍及两汉以来赣南铭文墓碑、花纹砖的考证，可以说是精彩迭现，令人目不暇接。一册在手，可睹千年，相信随着阅读的深入，每一位读者能够真切感知到作者在词句中浸润的深情，这份情谊是对这座古老城市的真挚热爱。为赣州城墙立传，在另一层面为赣州城墙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成为赣州城墙历史上很浓重的一笔。

傍晚，如往常一样伫立在城墙之上，山无喧嚣，静若大虚，真如隔世。再度回望章贡两江合流之处，想到了宋人蒋颖叔的诗句“贡水在东章在西，郁孤台上白云齐”，多少先贤曾经漫步在这两江之畔、城墙之上，翰逸神飞、激扬文字，万里河山任纵横，岁月流逝，唯此江水与城墙共尔。后来者，苦心孤诣，述说过往，“素处以默，妙机其微”，足以与古人觴饮，控大江，引鲲鹏，邀飞逸兴于九天之上耳……

# 诗歌倾向与精神致富

## ——序欧阳红苇《流动的村庄与云朵》

范剑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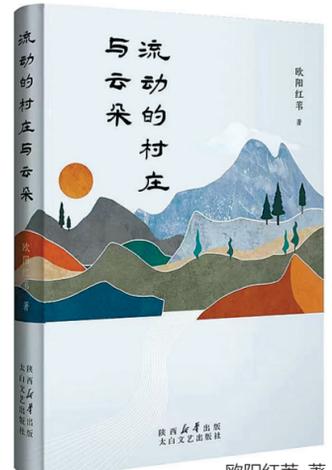
诗人的相遇冥冥中是注定的。与红苇兄相遇，自然是由于诗歌，但又不仅仅是诗歌。那是2018年的秋天，我受邀在小城为一个培训班上课，内容是讲讲自己的驻村经历。但我兴之所至，讲起了村庄、山水、风土，简直是模拟梭罗在康科德小镇的讲座。

事实上，我也像梭罗写下《瓦尔登湖》一样，为难忘的乡村岁月整理了一部书稿。学员是来自赣南各个县市的驻村干部。说实话，我并没有给他们传递多少战胜贫困的经验，倒是有将驻村生活美化之嫌。我最后索性以一首现代诗作为收尾，匆匆地朗诵了一遍《在下乡的日子里》，就像随手打出的一个水漂，并不指望能荡起多少水花。

没想到，还真激起了一朵水花。课结束了，我正在收拾电脑，一位学员特意来到讲台前，热情地跟我攀谈起来。他就是红苇，戴一副眼镜，英俊儒雅。他介绍自己也热爱诗歌，也为驻村写了不少诗歌。意外地遇到同道中人，我自然开心。这么说，他显然是这节课最忠实的听众。

加上微信之后，红苇的驻村经历以两种形态出现在我眼前。一种是图片，一种是诗歌。那些图片中的村庄、云朵、烈日、稻香，握住贫困的手、劳作中起身的人们，往往会同同时出现在长长短短的诗行当中，就像中国大地上众多同样以诗人身份出现的驻村干部一样，诗歌与时代在相互致意、相互成全。

村庄、群山、大地，这些元素对于诗歌意味着什么，我自然感同身受，同时也深为警醒。古典的悯农诗、田园诗、山水诗，都不足以注解我们当下所经历的一切。以我个人的经验来看，纪事类的诗歌写作往往是最难的，正如日常的工作难以激发审美，而掏空村庄的人事回归到纯粹的山



欧阳红苇 著 陕西新华出版社 太白文艺出版社

水草树，更容易找到诗性塑造的路径。但往往是这样，在村庄里深度居留，你不可能只关注流云和鸟鸣，悯农诗的传统无比强大，而悯农诗的技术创新又无比艰难。我一直留意红苇在这方面的探索，他显然积累了自己的经验。

有时候我会想，带着工作的驻村诗人，会面临双重的精神焦虑。一方面是为村民的生计，一方面为个人的诗艺。事实上，乡村生活并不是诗意盎然，贫乏、枯燥、忙碌，完全可能是日常的底色，置身其间的人，显然要有自我调适的能力、“精神致富”的能力——这也是我受邀上课的原因。显然，红苇兄作为热爱诗歌的人，在这方面也算是自身的优势，就像当初我多年的驻村时光中那样。

不论他倾向于为生民而歌，还是为内心写作，在时而热闹时而静寂的乡居岁月，诗歌更像是“个人的宠物”。它高贵，自珍。尽管红苇一度把这些诗篇搬到了单位的简报，而我为红苇兄欣慰的是，他是追求优秀的人，不但是自觉努力的干部，也是自觉而努力的诗人。当我读到他在《中国诗歌网》的“每日好诗”，我为红苇兄的精进而高兴，我仿佛看到熟悉的村民通过努力摆脱了困窘。接到红苇厚重的书稿《流动的村庄与云朵》，我更是欣慰于果蔬飘香、秋色烂漫。

遵循作序期间，我正在阅读吕德安诗集《傍晚降雨》。我特意留意了“纽约诗钞”部分，我试图从诗歌中读到纽约。让我惊讶的是，有些篇章比如《群山的欢乐》，你压根看不出、也不需要看出它跟纽约有什么关系，我认为这是诗人的常态。为此我注意到红苇的成长，正是迈入了这样的要道。

在红苇的笔下，同样是“春天”这个题材，自然就分成了两种类型，一种针对诗人而存在，一种针对干部而到来。前者是个人的沉思，后者是人间的欣喜。前者说，“仿佛有个人站在春天的山冈前/天空的帷幕缓缓拉开/寂静的大地逐渐五彩斑斓/河里浮动一片片金光”（《春天》）。后者说，“春天来得很早，和广东打工的王大哥一起/回到了村里。当我见面握住他的手/像握住一把桃树枝/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突然笑成一朵桃花”（《春雨》）。读者自然可以慢慢品味，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某种关联。

同样处理成两种不同指向的，还有村庄的山野。在《山行》中，红苇在意的是艺术的美学：“了解春天，必须以一条山路为捷径/必须与溪流的曲线相吻合/当我们驱车疾驰，群山逐渐向一边倾斜/一片松林里溅满鸟啼/落日与草木，开始描摹它们的余生”。而在《我有山野》中，红苇注意的又是乡民：“喜欢一片云，以及它覆盖的山坡和秀发/有马尾松、榛子树和她脸上的汗珠/她抬头看天色，眼里的湖蓝会冲刷泥泞的小路”。两种不同的审美，或许是相通的。

在《流动的村庄与云朵》四辑作品中，我注意到红苇兄与我的共同点。与我一样，乡村是红苇生命的起点，也是诗歌的起点。也与我一样，我们在诗歌中热衷乡土而又试图走出乡村，关注人间而又反内心里。为此，当我祝贺红苇兄的诗集问世，其实是相信了一种缘分：为何一堂正经八经的培训课，露出了一条“诗歌的尾巴”，从而让我们顺利地在小城接头。为此我不得不相信，诗歌虽然是小众的事业，但写诗的人大可不必悲伤——你抛出的每一个文字，都可能有人稳稳地接住，这种遇合可能是隔山隔水，也可能就在眼前。

在人间世，既然我们倾向于诗歌，就可以义无反顾地行走在这条“精神致富”路径上。在下乡的日子里，我们通过乡民和村庄，获得了一条内心强大的经验——前面会有更好的日子。作为一名诗人，我们相信，总能读到好诗，总能写出好诗，就像村庄里那些对生活有更好向往的人——这是送给红苇的祝福，自然也是我们共同的心事。

同时，在序文中我将习惯性地呈现“诗歌的尾巴”，我录下吕德安《群山的欢乐》中的诗句，与红苇兄共勉：“这无穷尽的山峦有我们的音乐/一棵美丽而静止的树/一块有蓝色裂痕的云/一个燃烧着下坠的天使/它的翅膀将会融化，滴落在/乱石堆中。为此/我们会听见夜晚的群峰涌动，黑乎乎一片/白天时又坐落原处，俯首听命/我们还会听见山顶上的石头在繁殖/散发出星光……”

# 《钱三强往来书信集注》出版

为纪念核物理学家钱三强诞辰110周年，《钱三强往来书信集注》近日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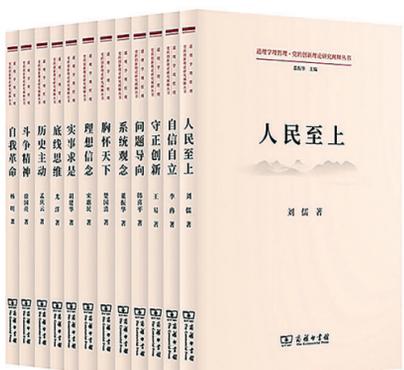
全书收录了与钱三强有关信函、电报、贺词和赠诗近300封，时间跨度近六十年。书中再现了钱三强与法国约里奥-居里夫妇、英国诺贝尔奖获得者鲍威尔、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以及梅贻琦、郭沫若、胡适、林家翘、杨振宁、李政道等国际外诸多科学界、文化界名人的交往过程，字里行间体现了中国老一辈科学家报效祖国、奋发图强的拳拳热忱。

该书的编著者、钱三强秘书葛能全在日前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介绍，大部分书信为首次

面世。中科院院史研究中心主任王扬宗认为，除了专业的论著，书信是科学家贡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把这本《钱三强往来书信集注》喻为“中国现代科学史上的一座纪念碑”，将使今后的研究者受益。钱三强女儿钱民协在新书发布会上说：“感谢这本书让我与父亲之间的距离又一次拉近了，这些书信仿佛把我们带回了曾经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

钱三强191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1992年因病去世。他是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奠基人。国庆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钱三强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表彰了这位科学泰斗的巨大贡献。（袁全）

# 商务印书馆 七月十大好书发布



商务印书馆

7月8日，商务印书馆七月十大好书在京发布，“道理学理哲理·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丛书”“双语对照外国诗丛”“古汉语大字典”《百分百货币》《人：遵守规则的动物》《现象、实体与识：〈成唯识论〉的哲学论证》《通灵者之梦：以形而上学之梦来阐释》《医药、巫术与宗教：1915年和1916年在伦敦皇家内科医师学会的菲茨帕特里克讲座》《汉语句法学》《血缘：尼安德特人的生死、爱与艺术》入选七月十大好书。

中央党校哲学部、商务印书馆联合推出的“道理学理哲理·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丛书”不仅是一套系统全面研读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的重点学习材料，一套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辅助读物，更是一套系统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和精髓要义的高水平理论成果。工具书上新《古汉语大字典》，为张双棣教授历时12年的倾心倾力之作。相较于收字约8500个的《古汉语小字典》，《古汉语大字典》收字增加了一倍，达到约16000字。本月推出的“双语对照外国诗丛”，荟萃六国诗歌精华，名家译作再现百首经典诗作。丛书含英、法、俄、德、日、西班牙语六个语种，甄选该语种诗歌史上的100首名诗，以双语对照形式呈现。（菁霞）

70后作家杨遥的小说《黑蚂蚁》（载《星火》杂志）讲述了八十多岁的柴奶奶和男孩海军，在各自两种人格（或者说两种社会角色）之间相互博弈的故事。小说文本以儿童叙事视角，从大众熟悉的儿童玩耍场景切入，把底层小人物的生存状态、精神世界刻画得淋漓尽致。

八旬老妇柴奶奶的命运是被一条突然造访的蛇、一碗香气诱人的炖肉、一瓶超剂量的阿托品和几只如神附体的黑蚂蚁所改变的。

原本在一帮顽童眼中是个很角色的柴奶奶，被一条蛇吓得突然智商归零，如着梦魇一般，变得幼稚胆怯、行为怪异，匪夷所思。她渴求庇护，把六十岁的女儿唤作娘。她童心未泯，爱和孩童一起丢沙包、架皮筋、捉迷藏、偷杏偷瓜、搭伙野炊。从此，院子里经常听到柴奶奶开心的笑声。后来，因猛吃了半碗炖肉，柴奶奶久未沾荤腥的肠胃饱受折磨，她不停地打嗝，上茅房。或许是服用了超剂量的阿托品药，翌日晨起，人们听见许久没有骂人的柴奶奶在骂骂。她大骂骂老天，骂它瞎了眼劈了她的枣树。骂起这些脏话来，她一下又回到了过去的样子。人们见了柴奶奶都躲得远远的，而她六十多岁的女儿香莲，在其面前却低眉顺眼。

柴奶奶前后变化反差太大了，简直判若两人。而随着柴奶奶状态变化的还有男孩海军。当柴奶奶精神失常，变得善良、弱小时，本是孩童的海军却变得世故如成人，趁机报复她、愚弄她——用蘸了尿液的沙包砸她，赢她的纸三角，偷藏她家的铁锅，等等。当柴奶奶恢复常态后，海军内心的恶被抑制了。

小说中两个主要人物在两种人格之间切换，如同来往两个世界的黑蚂蚁，爬上又爬下，一点一点地噬咬，无形中有一种东西从人们的身上悄然逝去……

作家杨遥善于以儿童叙事视角，运用道具艺术，来书写特定情境下小人物的天性之恶与人性之卑。在小说《黑蚂蚁》中，满身面粉的小麻雀、一条蛇、一碗炖肉、一个浸透尿液的沙包、一把冰糖糕、一张脏污的烟盒、一只铁锅、一瓶阿托品……这些道具元素具有双重作用，既构建叙事单元，又推动情节发展，也正是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寻常之物，构建了柴奶奶和海军的双重世界。

小说以“黑蚂蚁”为题，有着特殊用意。柴奶奶在玩耍时，张开双臂像鸟一样飞下崖头，摔断了一条腿，“头伏在香莲怀里，腿伸得展展的，几只黑色的蚂蚁在银白色的月光下顺着她的脚裸往身上爬。我帮她赶了一下蚂蚁，她大声叫起来。”蚂蚁被赶，柴奶奶喊疼，正是梦魇中她的另一种意识在苏醒。“柴奶奶挣扎的力气越来越小，最后肚皮朝天用力蹦了一下，仿佛力气已经用尽，不再挣扎，很快就沉沉地睡着了。我看见一只蚂蚁从她身上爬了下来。”蚂蚁从她身上爬走，柴奶奶恢复如初。在小说文本中，黑蚂蚁已成为柴奶奶生存状态的一种隐喻，作家也将自己的创作扩展至超现实意蕴更为广袤的精神空间。

杨遥是个控制力和创造力同样强悍的作家，以节制和内敛的叙事节奏，执着探秘“底层暗角之众”的生命困境和精神沉沦。他的小说结局戛然而止，意蕴悠长，好似一枚橄榄，耐嚼耐品。

# 来往双重世界的黑蚂蚁

范剑鸣